

中国当代

美术家

列传



葉文玲 舒士俊 主編

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

ARTIST ARTIST ARTIST ARTIST ARTIST ARTIST

1825.7/41

07-11

中国

当代



美术家

列传

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3 号

中国当代美术家列传

叶文玲 等

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 经销 陕西省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75 印张 150 千字
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0

ISBN 7-5368-0721-X/J·617

定价: 15.50 元

出 版 说 明

《中国当代美术家列传》原为《中国当代美术家》丛书，第一卷《牦牛·骆驼·雄鹰》，第二卷《一代宗师——林风眠》，二卷共收录传主 22 名。丛书问世后，得到了广大读者与美术界朋友的支持，他们热情地肯定了其价值，也指出了其不足。为此，在广泛征求意见后，在体例上作了改动，今后书名一律采用《中国当代美术家列传》。出版这套列传，旨在使读者了解这一时代的美术家其人生之路、创作的心理历程及鲜明的个性，以致能全方位地观赏他们的艺术作品。列传三卷本已出版，望广大读者及美术界朋友作出点评，使它更臻完善。

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

序

舒士俊

这本《中国当代美术家列传》，是陕西人美社这一套丛书中的第三册。按出版社要求，这套书请当代作家来为当代画家写传，主编因而也要求一位是作家，一位是美术评论家。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范茂震先生先后找到我和叶文玲女士，说起这本书的构想，我们都为他的一片热心所感，遂欣然答应为这本书的筹措出力。

在我国特有的文人画史上，绘画与文学的亲密关系由来已久。兼擅诗画，被后世称为文人画开山的唐代王维，和兼擅诗文词赋书画，并对整个文人画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宋代苏轼，是人所熟知的历史文化巨人。明代的徐渭，书画成就惊世骇俗，而文亦为后人所推重。清代的龚贤，山水画以风格奇特闻名后世，在当时亦是一位名气不小的诗人，曾出过专门诗集。及至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，画画之外，文名亦是远胜庸辈。当代画家之中，石鲁以文画兼擅为突出。他以画名世，也曾写过一个成功的电影剧本上演。至于画家与作家之间的友谊，在当代最为人称道的是齐白石和老舍。此外，也还有不少作家喜与画家交朋友，有些画家出画集喜欢邀请作家写序，这就无法一一例举了。这种绘画与文学的亲密关系源远流长，不仅仅体现在个别突出

的画家或作家身上，且也深刻影响到整个中国绘画的创作观念和欣赏观念——历来所谓文人画与工匠画、雅与俗的分野即由此而产生。

近代以来，社会学科分工日趋细致，画家与作家兼于一人的情况成了凤毛麟角。虽然在有的老画家身上，旧诗文气息还不时透过他们的题款和笔墨流露出来，如本书中所写的朱屺瞻、陆俨少等，但对大多数画家来说，疏于文事所已为大势所趋。一些画家对绘画一旦脱离文学性易堕于匠气虽仍深以为慎，近年来出现的新文人画风气，大约也包含着这一种心理驱使；但许多画家的审美趣味受西方影响，认为像传统那样用大段诗文题跋来表现绘画趣旨似无必要，并且由于现代绘画的专业性要求愈趋强烈，更使有的画家因吝于时间而无暇顾及文学。许多画家疏于文事可能是出于不得已，而这种状况的存在，却使得一部当代绘画史的撰写不免显出了零落破碎的缺憾。

若以文学史与绘画史相比，则前者资料丰富、论述细致，而后者资料阙如、论述简略，已显而易见。以民国绘画史而言，我曾见过国内这方面所出的书，可以明显看出因资料零落匮乏而勉为其文的痕迹。至于1949年以后，因各种原因，尤其是极左干扰和缺乏经济支持，使国内已故画家的史料湮没的亦复不少，实在是至为可惜。我为中国绘画研究季刊《朵云》的《画家传记》栏目审稿之需，曾浏览过一些港台美术书刊，发现海外对当代画家生平和创作的研究，像关于传统派三大家张大千、溥心畲、黄君璧的资料竟是连篇累牍，大大超过了国内所有的当代画家。由此来看陕西人美这套“集画坛轶闻故事以补正史遗阙”的丛书，我觉得这事确是功德无量了。

此外这套丛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就是如范茂震先生

所说，这种由作家来写画家的传记，由于深入描写了画家创作的特殊个性、心理历程和成长经历，对于读者尤其是初涉艺事的青年，能在美的直觉性和文化性两方面引起强烈的共鸣。当时我陪同作家采访画家和后来阅读这批稿件时，都曾有过抑制不住的受到激励的强烈感受。我想，这大约就是一个得益的先兆吧！

参与这本书的编选工作，使我有机会接触了一批作家和画家。被选入的画家中，有的善赋诗弄文，有较高的文学修养。有的画家同时又是善著文的理论家。而参与写传的作家中，谭根雄不仅写过出色的散文和报告文学，本人也是一位画家。王小鹰是著名诗人芦芒的女儿，她禀承父志，文与画并擅，近年来还专拜老画师王康乐为师学画山水，而她的专写画家的长篇小说《丹青泪》亦将问世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叶文玲。她是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，平素喜与画家交朋友，以前曾为多位著名画家写过传记。这一次她不仅积极参与编选，还亲自为老画家陆抑非写传，使本书增色不少。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作家们的辛勤劳动和画家们的努力配合；同时我在想，通过这次的合作，在今后作家与画家之间这种有历史渊源的亲密关系，肯定会得以不断发扬光大。

本来朋友们怂恿我也参加为画家写篇传，我也曾跃跃欲试，但终因事情太忙而未能如愿。出版社方面索我作序，不好意思再推却了，于是便写成了以上这点文字。

目 录

序.....	舒士俊 (1)
(以下按作者姓氏笔画为序)	
不断攀登——方增先.....	丁言昭 (1)
掘进 拓宽 登高——肖海春之路.....	王小鹰 (24)
不写花容只写香——陆抑非传.....	叶文玲 (44)
夏天里的陆俨少.....	成莫愁 (76)
戎马丹青——肖峰传.....	旭 烽 (85)
时代美的开拓者沈柔坚	宋路霞 (115)
癖 斯——朱屺瞻艺术传略	陆丽萍 (151)
意笔春秋——吴山明传	陈 军 (180)
山道弯弯——记胡振郎	施选青 (212)
野马追风——叶尚青传	黄仁柯 (239)
工笔精魂——徐启雄传	董培伦 (271)
隽奇超豁的卢辅圣	谭根雄 (308)

不断攀登——方增先

丁言昭

变形草图在他的笔下出现了一张又一张，可是，他仍然不满意。他久久地站在那张硕大画桌旁，凝目沉思。

他觉得手中的笔很重很重，有时简直怀疑自己是否还能作画？尽管他是当代著名的浙派人物画的主要创始人，现在又是上海美术馆的馆长，似已功成名就，享誉中外，但此刻他却丝毫没有满足、懈怠的情绪。而对改革大潮冲刷下整个画坛风气的变异，他又重新审视自己，觉得一个艺术家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过去，而应该持续不断地自我否定，以求塑造一个新的自我，新的艺术境界。当然，这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气概，需要有对艺术全身心的眷恋和投入，还需要有对至高至善至美境界的执著追求。

他长得个子不高，貌不惊人。随意地套上一件牛仔背心，在操持画笔时便有一种艺术家的潇洒自如。画是画家生命力的延伸，是画家内心世界的真诚袒露。看他的画，像他参加七届美展，获银奖和齐白石艺术基金会奖的力作《母亲》，笔墨形象凝重而洗练，使人分明感受到蕴藏在深处的丰富内涵和力透画面的艺术震撼力……

他就是方增先。

眼睛里长出手

阴历9月16日，是浙江兰溪西塘下村一年一度的盛会。这天一清早，来自金华、兰溪、浦江义乌的山民和农民，挑着农副产品、山货、手工艺品，纷纷来到西塘下赶庙会。人们在喜庆的乐曲声中进庙祭神，一路上，每户人家都准备一个铙。铙差不多有两个大人这么高，造型如蜡烛台，下边是个长长的大棒，顶端有个洞，可以放火药，下端有个小孔。一会儿，当祭祀仪仗队抬着一座用精细木头雕成、上面贴金的庙宇模型经过每家门口时，人们就拉动引线，铙里的火药就燃烧爆炸了，发出轰的响声，像打炮似的。

庙会后边的水田里，传来一阵阵喧闹声、喊叫声、欢呼声，原来那儿正进行着紧张的斗牛游戏。最好看的要数晚上的耍龙灯了。龙灯是用纸扎的，心灵手巧的村民在画龙身上显示出各自的艺术才华，他们在每节龙灯上画自己拿手的图案，有山水、人物、花鸟，形象稚拙夸张而鲜艳，好像是一幅幅散发着泥土香味的年画……

小小年纪的方增先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东看看，西瞧瞧。那龙灯上的画，木头雕的小庙，泥巴塑的神，那种民间艺术稚拙夸张的趣味，一直到他成年，仍长铭在记忆中。

方增先常随小伙伴们一起上山砍柴，割草，玩耍。有一次，他用砖头、石块垒成一个庙，又用泥巴捏了个武将，雄赳赳、气昂昂的，可惜他那大得像田螺的大眼眶里缺少眼珠。方增先抬头向周围望了望，忽然，他发现那边有几颗闪闪发光的东西。他

奔过去，拾了两颗，把它们嵌在武将的眼窝里。哈，太棒了，又黑又亮，武将似乎要活了。

“哟，要是把他的脸涂成红颜色，真像关公呢！”

“对，真像呀！”小伙伴们七嘴八舌地称赞着，方增先却只是笑笑不作声。

下山的路上，碰见村东边的桂花姑娘，问方增先，他妈妈可在家？

“找我妈干什么？”

“向她要个花样。”桂花姑娘说。

“要花样干什么？”

“做鞋，绣兜兜呗。”

“绣兜兜干什么？”方增先问起来没个完，姑娘被这小男孩问得突然脸红起来。其实方增先知道，这些来找妈妈讨花样的，十有八九是快出嫁的人。

方增先的母亲叫周云鹊，是四个姐妹中最小的，家中有些书，如《芥子园》、《点石斋》和一些古典文学书籍。周云鹊喜欢绣花、描花，除摹仿旧衣服上的花纹外，还参照《芥子园》画谱中的花鸟，自己创作新花样。周围的姑娘媳妇都爱找周云鹊，聚在一起绣花、描花。果然，方增先还没踏门，就听到里边传来了叽叽喳喳的说笑声。

有个姑娘见方增先进门，故意逗趣：“增先，我绣的可比你妈妈的美？”

方增先想了想，说：“唔，你绣的很好看，但是我妈妈绣得更好看。”大伙听了都哈哈大笑，夸这孩子会说话，真聪明。

“以后你会画了，我们就问你讨花样了，给不给啊？”那姑娘又问。

“当然，不过现在不行，我还在学呢。”方增先说着，拾起放在针线盒上的《芥子园》画谱进里屋了。那群姑娘、媳妇还在和妈妈闹着呢，他把门一关，铺上纸，专心地画画了。他画草、画花、画树、画山、画牛、画羊……画他见到的一切东西。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画？为谁画？就觉得它们很美，很好看，画了心里舒服。

画累了，就看书；看累了，再画画。不知过了多少天，他突然想起了上次用泥巴塑好、藏在洞里的那个武将。挡在洞口的树枝会不会被风刮跑了？小松鼠会不会进洞去游玩，撞倒了武将？方增先越想越担心，拔腿就往山上跑。

还好，洞口没有被破坏的迹象，他忙不迭地搬走洞口的树枝和草，当他看到武将时，惊呆了，连连往后退了几步，怎么回事？武将的眼睛里长出了手！他揉了揉眼睛，定了定神，仔细一看，那不是手，是种子发新芽。那两颗眼珠，原本是植物的种子，洞内潮湿温暖，种子就发芽了，抽出新枝条，就像人的一双手。方增先看着看着就乐了，他想起了《封神榜》里的神，把眼珠放在手中，观六路、看四方；《山海经》里的鬼怪，眼睛长在胸口……把生活中固定长在某个地方的东西搬搬家，移到别处去，猛一看，挺怪，看多了，也就见怪不怪，倒别有一种韵味。这就是他潜意识里最早的“变形”。

命运的安排

这是一趟由金华开往杭州的货车。不过这会儿装的不是货物，而是人，被称作大棚车。没有窗，没有凳，乘客一律席地而坐。跑单帮的，做小买卖的，到城里去帮佣的，不管男女老

少，行李、货物都挤在一堆。方增先这会儿也挤在货车里，他背着一只旧书包，手不时地摸摸贴胸的口袋，看看几块银元还在不在。

唧唧，唧唧，火车单调有节奏的声音，使走了十几里山路的方增先觉得昏昏沉沉的，朦胧中，家里的一幕幕闪现在眼前。

“你初中在最好的金华中学，现在毕业了，高中也要读最好的，去，去考浙江最好的杭州第一中学。”

“爸爸，我喜欢画画，我要考国立艺专。”

“不行，画画是富家子弟闲着无事，玩玩的。你学画画，将来养不活自己。”

“爸爸，不管将来怎么样，我学画画的决定，不会改变的。”

“增先，听爸爸的话，不会错，我在外边闯荡了那么多年，见的世面广了。”

父子俩各不相让，真好比张飞穿线，大眼瞪小眼。

忽然，方增先感到有一只温暖的手在抚摸他的头，他抬头一看，是大姨妈周云鹤。方增先从小在外婆家长大，与大姨妈最亲。大姨妈为了尽孝，终身未嫁，服侍外婆。

“妹夫，我看这孩子画画有出息，让他去试试吧。”大姨妈见妹夫低头不语，又说：“我看这样吧，两个学校都考，考进哪个，就读哪个学校，你看，怎么样？”

终于，方自成点头了。

唧唧，唧唧，唧唧，火车开进了杭州车站。

方增先跑到杭州第一中学，考完后，又奔到国立艺专考美术。

国立艺专就是浙江美术学院的前身，地处西湖边，环境非常优雅，是当时美术爱好者所向往的高等美术学院府。头天下午

考素描，考生都夹着画具进考场。只有方增先，口袋里揣了两支铅笔。走到门口，有个服务生拦住他：“你要用炭笔吗？”

“炭笔？什么炭笔？我不用。我有铅笔。”

“几号笔？”

“几号笔？我都有。”方增先觉得那人问得很奇怪，什么炭笔？几号笔？铅笔还有号码？不管它，进去考了再说。

服务生听他说“我都有”，就请他进考场。

方增先踏进考场，看到前面摆的是石膏像。他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，真不知从哪儿画起？他在座位上呆看了好长时间。看看前后左右的考生，有的刷刷刷地在构图，有的眯着眼睛，拿起笔，在测量比例，有的已经在动笔，根据石膏像上光的明暗，用不同型号的笔，勾出深浅的各种线条。方增先带的是一般写字用的铅笔，用来勾画轮廓结构还勉强可以，用来表现素描的浓淡深浅层次便不行。要一下子画出深的不行，要渐次加深层次更不行，第二层铅笔的笔迹加在第一层铅笔的笔迹上，总是滑脱生腻。方增先越画越没辙了。瞧瞧周围那些考生，显然有的以前是在私人画室里受过专业训练。他们用的或是木炭条，或是专用美术铅笔备有不同型号的好几支。他们都是很轻松地画着，画完便纷纷交卷走了。教室里最后只留下方增先和另一个大约也是来自农村的考生。

方增先觉得自己画得实在太糟糕。忽然，他发现不远处有一截别人扔掉的炭笔头，就悄悄地弯腰拾了起来，然后就往自己的画上涂。但那幅画已经被他涂得又腻又滑，再努力也无法挽回它的糟糕了。铃响了，方增先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教室。走出校门，他又留恋地朝校门看了好一会，心想：我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
带着不安，带着几丝惆怅，方增先回到了小山庄。

过了没多久，有一天，方增先正从田野里回来，听得家门口有许多人在说话。

“恭喜，恭喜，你家中状元了！”

“这孩子，我从小就看他有出息！”

接着听到妈妈的声音：“托菩萨的福啊！”

方增先心中一热，转身冲出去，只见全村的人几乎都来了，妈妈手中拿着两封信。方增先顾不得和众人打招呼，忙看信。原来两个学校都录取了。

报考杭一中的有 2000 多学生，取 200 名，方增先考到第 93 名。报考艺专的一批考生竟差不多全部录取，因为当时所有的在校生都随军南下去了，因为形势的需要，中央文化部临时决定扩大招生。

父亲仍坚持要儿子去读杭一中，儿子当然只有服从。临走前，家中凑了几块银元，让他去交学费。家里穷，没什么经济收入，能凑齐几块银元，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。看看通知单上的学杂费的数目，实在是远远不够的。正当一家人愁眉苦脸时，大姨妈来了，怀里抱了只火腿，往方增先手中一塞：“带去吧，到杭州去换钱，交学费。”

方增先心中一热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
到了杭州，方增先找到了一片收购金华火腿的商店，在门口踌躇了一会，他把火腿递给店主，换成钱。然后他拿着一大堆钱，兴冲冲地奔向杭一中，谁知这些钱仍旧不够。他连忙又跑到国立艺专。见到站在门口的老师，也不等人家发话，就把所有的钱放在桌上，问：“老师，这钱够吗？”那老师被方增先的淳朴逗乐了，忙答道：“够了，够了，别急，别急！”

这是命运之神在冥冥之中的安排？越过了人生的岔道，方增先终于与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浙派人物画巨子

方增先进入国立艺专绘画系学习，开始周遭的一切都是陌生的。但他立即全身心投入绘画练习，很快便把陌生和孤独全驱走了。继之而来的是经济的拮据。作为有四个弟妹的长子，为了不增加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，他不能像别的学生一样，随心所欲地使用绘画材料。一堂素描课下来，木炭纸上全画满了，眼看买来的纸快用完了，两袋空空，没钱去买纸，怎么画画呢？

方增先忽然想起，高年级有个金华同学曾对他说过，这种恩格尔木炭纸可以洗净后再用。对，我为什么不试试看？

他心里一阵兴奋，跑出教室，把那张用过的木炭纸放在水里洗。嘿，还真让他洗干净了。第二天，他把洗过的木炭纸神气地钉在画板上，又开始新的学习了。

很快，方增先又学会了自烧木炭条来画画。用这种自烧的木炭条画素描，效果竟还比一般木炭铅笔好。

可惜这样节约绘画工具材料仍有个限度。一张恩格尔木炭纸最多只能洗二三次，再多就不行了。每洗一次，纸面便滑一次，增加一层灰色。为了学习，方增先生活极其节俭，平时几乎不花一分零花钱。好在他对艺术之外的一切丝毫不感兴趣，星期天也极少上街，简直是全身心地投入在画中。

维纳斯石膏像反复出现在方增先的习作中。他已记不清被丢弃的废画有多少？画了一张又一张，总觉得画面太灰。开始怀疑是因为使用了水洗过的恩格尔木炭纸，但用了新纸，依然

如此。他有点泄气了，但仍不甘心，死死地盯住那张画面。突然，他想起，何不用刀刮出亮光部？试了一下，还真灵！原来画面隐约的灰调子突然为光亮部所映发，竟使维纳斯的形象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神采！正好林风眠老师走过来，看了方增先这张习作竟大为称赞，并把旁边几个他较满意的学生叫过来，当众表扬了方增先。

凭着他的刻苦、勤奋、聪慧，方增先进入二年级时，已由一般进入优等，他的成绩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当时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刘开渠就听一些老师说：这孩子很聪明，学得很快。因此他对方增先的画很注意。果然，在学期结束搞的一次全院创作评比群众投票中，方增先的一幅画得票最多。他的想象力和构思，常常超过教师所意想的程度，使他在早期的学生作品中崭露头角。

方增先在艺术道路上踏出了坚实的第一步。

1953年，方增先的毕业作品是一幅油画，题为《师与徒》，反映水利工地机床工人的生活。毕业班同学的习作在北京、杭州展出时，美术界许多老前辈都来看画展。中央美院负责人江丰看了方增先的画后，建议他去考苏联留学生。随后方增先进了院办的研究生班继续学习，指导老师是油画家犁冰鸿。1954年，他从研究生班毕业，分配入新创设的中国画系。

当时中国画系有几位名家高手：黄宾虹、潘天寿、吴润之、诸乐三等，他们都是画山水花鸟的，独缺人物画。方增先进国画系，分配在人物专业，摆在他面前的是个难题。

中国人物画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卓越的成就。宋元以后，文人画逐渐统治上层社会的画坛，人物画日渐冷落，到明清，人物画更濒于衰落。当时出现的几位奇才，如陈洪绶、任伯年等，